

## 從升級到身體打造：「變人」中跨物種主體建構與跨性別比擬

本文試圖透過對科幻電影《變人》的分析、論述，所要提出的不僅是一種「跨性別」式的閱讀，更是要凸顯「跨性別研究」跨越既有學科的廣闊領域<sup>1</sup>，及利用科幻電影想像，闡述科技為變性手術提供的服務性。

科幻電影「變人」利用當代觀眾對於身體形塑、器官移植手術等科技的熟悉，構築了對未來世界的想像，敘述安德魯如何由機械狀態的人形機器（robot）跨越為男性機器人（android），最後施行血液輸入手術，成為有限生命的人類的跨物種生命歷程。近來的身份政治論述往往強調主體性，而畏懼游離不定的個體，但從「變人」中安德魯以雙腳行遍美洲大陸，追尋 NDR114 型人形機器同伴，追求自我認同與社會接納的過程，不但更顯出人類智慧之可貴，重新思考何為「人類」的定義，也進一步肯定了人工智慧。並且，安德魯打造身體（body-building）社會化的過程，更可與全球跨性別者（transgender）易服（cross-dressing）進行變性手術、與社會相抗相融的生活平行比擬，從中體會跨性別者從原生理性別如何跨越至另一性別，以及當中的社會處境。

### 獨一無二的個體—認同的追尋

隨著人工智慧發展，在可預見的未來，人類極有可能開始量產、販售人形機器作為家庭傭人，因此影片一開始便設定年代為「不久的將來」（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馬汀一家所購買的 NDR114 型、序號 583625 機器便是此脈絡下的產物，更由於 NDR114 具有人形外觀，內建人工智慧，可與馬汀一家交流互動，因此被命名為「安德魯」，與機器人（android）一詞音近。被命名可以說是安德魯跨越機器人／人類進行社會互動的第一步，他脫去了數列化的序號、型號，而被視為家中的一份子，在與父親、二小姐之間的人際互動，都是著重情感以及語言的交流，勝過物種間的藩籬。當人類不再視人工智慧僅僅是人類創造、用以服務人類的機械，人類也才能發現人工智慧的「人性」。影片中首先發現安德魯具有藝術天分便是父親，他為之稱許、讚嘆不已，並能瞭解安德魯在機器社群中的獨特性，尊重他為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個體。相較於出產安德魯的北安企業卻視之為瑕疵品，希望將「它」回收損毀，遭受馬汀拒絕後，又立刻要求以金錢交換這個不可告人的秘密，由此可見企業只以追求利潤為目的，任何發展與設計均以市場為考量，早已忽略了科學中追尋、發現真理的意義，更遑論欣賞所創物具有的人類智慧。由市場反應可知，大眾抗拒 NDR 機器在表情、肢體上的升級，也就是大眾恐懼當機器在外觀上更趨近人類，人與機器將無可分別，人類也將失去居於統治位置的權威性。安德魯具有設定外的功能：能思考、感知，甚至人類是最自豪的「愛」，但作為所處人類社群中獨一無二的機器人，跨越機器／人類，他感到相當孤單，於是開始了漫長的尋求自我認同的歷程：徒步橫越美洲大陸，希望尋找與自己相同的機器人，從中發現自己的生命意義。

### 機器／人—真實生活體驗（RLF）

<sup>1</sup> 朱偉誠（2000）討論「同志研究」的「文化研究」時，曾指出「過去幾年台灣同志研究在學院內的發展成果，至少完成了從以前同性戀只能作為知識的研究對象（object）到今日同志（觀點）可以理直氣壯地作為知識研究主體」。筆者認為，跨性別研究在台灣亦在經歷此一轉變。

在原設計者之子魯伯巴恩斯的協助之下，安德魯接受了外型上的升級，更換金屬外殼為人造皮膚、毛髮、眼球、靈活的關節，成為在外觀上幾近人類的「男型機器人」(在此借用影片中對 android 一詞的翻譯，取其性別化意味。)，並以此外貌返回馬汀家。由於男性外觀及裝扮，波夏(二小姐的孫女)在初識安德魯時以為他是一個陌生「男性人類」，提出「你是誰？」、「我認識你嗎？」等疑問，均屬於人類用以互動的對話，直到二小姐出現，才點出安德魯原始的機器身份。從此段影片可知，人類社群常依靠社會互動來定義彼此，期待彼此展現出可用以判斷的回應，而非依靠生物機能來檢測；安德魯的內心世界與思考均無改變，僅僅是去除機械外殼，卻已造成社會性的「通過轉變」(passing)的效果，被視為人類對待。進一地說，是被當作一個「男性人類」來對待，在人類社會中，「性別化」往往是與人際互動的基礎範疇，少有互動能獨立於此框架外。若挪用美國醫療體系對於跨性別者的檢測，安德魯以男性人類外觀與他人互動其間，可比擬為跨性別者接受變性手術過程中，所需通過的「真實生活體驗」(real life test)，即全日 24 小時以異性身份打扮、生活，測試在生活、工作、社交中的適應能力，與個人被社會接受的程度。不同的是，放在性別脈絡中，「真實生活體驗」是醫療體系檢測個體是否適合變性的柵欄；而在此脈絡下的挪用，則是凸顯安德魯在受人類議會承認前，已經以人類身份生活，如此社會化的過程是不容否認，其跨越機器/人類的權利也不容剝奪。

若考量主體意識，尊重其主體性，安德魯更是一步步選擇了趨近於生物性，與魯伯合作設計了人工器官、人工中樞神經，並進行植入。中樞神經增強了安德魯的感官，使其在生理上更接近人類，也更能適切以符合人類規範的方式表達出自我原具的情感，身體的改變更鼓勵他說出深埋心中的跨物種愛意，追求世間認為「不可能的愛」，這份勇氣並鼓舞了波夏承認自己的愛意。安德魯所體現的「人性」之可貴，更在於他並非為了逃避作為一個家用機器，向上提升到更高的社會地位，才選擇由機器變為一個人，而是為了尋找自我生命的意義。安德魯並不安於以人類型態存在於社會中的種種好處，更屢次展現出自己跨越物種的獨特性，在法律上要求人類議會承認他作為跨物種人的事實與權利。可惜首次聲請時礙於社會價值，人類議會無視人與人造人的區分，已在安德魯的努力下漸趨模糊(許多人類已改換安德魯所設計的人工器官來維持生命)，斷然駁回他的申請，並重申安德魯僅是一具機器。影片中安德魯最終進行了血液輸入手術，符膺於人類社會規範，才獲得人類社會的認可，接受安德魯的生命型態也可以是人的一種形式。

### 科幻、科學、與身體打造—跨越無機與有機

「變人」影片中由機械成為人類的「身體打造」(body-building)雖然屬於科幻想像，但部分仍奠基於今日的生物科技發展，諸如可模仿人類思考邏輯的人工智慧、或是醫學上的器官移植、變性、整容等手術。科幻電影除了可以引導想像，促進科學發展外，更是先一步討論人類可能面臨的道德抉擇，及科學發展可能帶來的衝擊。在「變人」中跨越物種並非一蹴可成，不僅侷限於科學技術的配合，更因為「身體打造」從不能獨立於主體意識，個人需依其社會處境考量所需的身體型態，並以之與社會互動，意即「身體」絕非一個可獨立於社會價值之外的客體，甚至是一個社會符號。從另一方面來說，人際互動亦非完全奠基於身體型態，也關乎於姿態、展現的方式，兩者結合才趨近於個人社會化的真貌。據此，我們可觀察安德魯的身體型態與社會化過程如何相互影響。透過參與設計、製造、接受手術，安德魯積極地參與了打造自我身體的過程，先是促使原廠商更換豐富表情的面孔，並穿上人類衣

裝，這是由於安德魯的感知能力超乎於一般機器人，而能表現出人性。也因此，我們並不意外安德魯的升級會一步步趨近我們認知中的人類：人造皮膚移植、器官與中樞神經植入，在外觀也就是社會期待上符合人類對於人類的想像 行為規範，有助於安德魯融入人類社會，展現出其所具有的人性，也更有助於安德魯認同自我，追尋自我生命的意義。

「變人」差可平行比擬於跨性別者（transgender）打造自我身體的過程，易服（cross-dressing）雖然不涉及生理上的改變，但卻是性異議主體的重要自我宣言，是認知自我異於二元對立（非女即男）社會價值的起點。部分跨性別者求助於外科手術，進一步去除原有外在性徵、或施打賀爾蒙（hormone），不僅是生理上的改變，更可影響周遭社會投射的互動方式，不再囿於原有單一性別。醫學上細稱進行變性性徵的手術的人為變性者（transsexual），在外科手術進步的今天，性別跨越對人類而言已可如整型手術般成功，但卻礙於社會價值無法接受、承認跨性別者，使其落於游離地位，猶如「變人」電影中人類議會否定、驅離安德魯一般。現今世界醫療體系對於變性手術，長期以心理治療之名控管，個人不可依自由意志選擇性別，變性手術只能作為「治療」，由此可窺見社會價值僵守於原生理性別，視之為無上價值。加以二元對立的社會價值一再檢驗個體的性別，從出示身份證明到上廁所，生活中充滿性別檢測關卡，任何跨越只能以肉身衝撞，終至傷痕累累。

以跨性別主體觀點，對「變人」作異議閱讀，可讀出台灣所缺少的跨性別主體自我陳述，建構主體認同：大眾對於「變性」、「跨性」的恐怖想像，性別界線之僵化，亦可比擬為電影中安德魯對機器／人界線之衝撞的積極性，並使人類世界所設之區隔暴力無法在隱藏於沈默中，一再現形。藉由科技的服務性，將「變性手術」賦予科幻想像為「人造人過程」，使其變為可想像、可言說，可影像化，並且看到其中跨性別／跨物種主體對於自我身體打造並非如人所言僅為逃離壓迫或地位上提升，而是一種細緻且漫長的想像與並與自我認同建構緊緊結合著。